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玉壺清話 第十卷

○江南遺事 鍾山相李建勛，少好學，風調閒粹。徐溫以女妻之，奩橐之外，復賜田沐邑，歲入巨萬。雖極富盛，不喜華靡，屏斥世務，喜從方外之游。遍覽經史，資稟純儒，故所以常居重地，寡斷不振。其為詩，少猶浮靡，晚年方造平淡。營別墅於蔣山，泉石佳勝。再罷相，逼疾求退，以司徒致仕，賜號鍾山公。或謂曰：「公未老無疾，求此命，無乃復為九華先生耶？」九華即宋齊丘，常乞骸，屢觸國主。公曰：「嘗嘗笑宋公輕以出處。敢違素心，吾必非壽考之物。勞生紛擾，耗真靈魂，求數年間適爾。」嘗畜一玉磬，尺餘，以沈香節安柄，叩之，聲極清越。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，則擊玉數聲於耳。客或問之，對曰：「聊代洗耳。」一軒，榜曰「四友軒」。以琴為嶧陽友，以磬為泗濱友，《南華經》為心友，湘竹簟為夢友。果遂閒曠五年而卒，江南之佳士也。

白鹿洞道士許筠，世傳許旌陽之族，能持《混胎丈人攝魔還精符》按摩起居，以濟人疾。含神內照，恬然無欲。忽一越人來謁曰：「吾有至寶在懷，今垂死，欲求一人付之。舉世皆貪夫，無堪受者，欲沈於海，又所不忍。」出一丸石如碧玉雞卵，以贈筠，且曰：「古傳扶桑山有玉雞，鳴則金雞鳴，金雞鳴則石雞鳴，石雞鳴則人間雞悉鳴矣，此石雞卵也。張騫又曰瑟母。出扶桑山，流落海北岸，能喻寶玉屑。但五金砂及寶礦碎而成屑，以卵環攬，寶末盡黏其上，不假淘汰。」筠得之，漫於金沙浣取試，攬金屑如碎麩，盡綴於卵，取烹之，皆良金也。日可取百銖。均曰：「吾此學不貪為寶，此物喪真，於道益遠。」瘞於鍾山之中。後竟無得者。

徐常侍得罪竄郿。平日，嘗走書托洪州永新都官胡克順曰：「僕必死於郿，君有力，他日可能致我完軀轉海歸葬故國，侍先子於泉下，即故人厚恩也。」未幾，果遣訃來告。順感其預托，創巨舟，齎厚費、親信，徵郿迎之。舟出海隅一巨邑，忘其名。邑有東海大帝祠，帳殿嚴盛，禱享填委。時索湘典邑，舟未至，鉉先謁之，稱江南放叟徐鉉。湘素聞其名，悚敬迎拜。冠服嚴偉，笑談高逸，曰：「僕得罪於郿，倖免囚置，放歸故里。艤舟邑下，因得拜謁，仍有少懇拜聞，迨晚再謁。」語訖，失之。湘大駭。未久，津吏申：「有徐常侍靈柩船到岸。」湘大感動，亟往舟撫其孤曰：「先公有真容否？」曰：「有」。遂張之於津亭，果適之來謁者。湘設席感動，置醪俎再拜以奠。迨暝，果至曰：「適蒙厚饗，多謝，實己之幸。蓋少事不得已須至拜叩。僕在江南為學士日，一里舊齋一寶帶，托僕投執政，變一巨獄。僕時頗有勢，執政不敢違。然事不枉法，以賊名罪身，恐旅櫬過廟，帝所不容。君宰封社，廟籍鄉版皆隸於君，君為吾禱之，帝必無難。」湘感其誠告，為之潔沐過己事，齋心冥禱訖，令解緯過廟，恬然無纖瀾之驚。薄暮，果再至，飾小懷刺為謝。其刺題曰：「鉉專謝別東坡索君賢者，含喜再拜。」欬然而去。泊再開其刺，旋為灰飛。湘頗懷東坡之疑，後果為左諫議大夫。

廬山布衣江夢孫，潯陽人。博綜經史，孝弟介潔，不妄語，不隱己過。李主召置門下，為國子司業。一旦，面陳曰：「迂儒無所補，平生讀書，意在惠民，空言無益，願求一官以自效。」主曰：「胡為卑飛自喪其節耶？」固不許。固求之。補天長縣令，以官誥示之曰：「授告罷，與君無賓友之容。」指其庭曰：「此地即君斂板趨伏之所也，君寧甘乎？」夢孫曰：「苟遂素願，無憚其他。」乃授之。至治所，其吏白曰：「正廳兇惡，自來邑令居之，怪異不得其終，已陳設使廳矣。」江因呵曰：「長民不踞正廳，非禮也。」既上事，久之，果有妖物嘯梁僕瓦，喧號萬狀。群吏伏匿。江整衣焚香奠酒，語鬼曰：「僕為令，合踞此廳。君等有祠堂林墓，安得居此耶？吾行己不欺暗室，無懼君輩，此處必有祀典尊神，吾當告之。」語訖，移榻就寢，高枕而臥，寂無見聞。後視事，率以簡易仁恕為理，民士愛之。甫及滿任，解秩歸田，縣人緣河泣涕，挽舟酷留，凡不絕者三日。主聞之，嘉歎不已，手批委曲，以美爵誘之，惇勸再任。堅然不起。耕田侍母氏，暇則以經術課諸生及子直木，後為員外郎。

王建封事李氏，為天威軍都虞候，驍勇剛直。平建州，功冠諸將，擢刺史。後圍福州，與諸將爭功，城垂克，建封勒兵退，至壞成績。主銜其恨，方理擅退兵者，將誅之。建封大怖，納官以自劾。李主佯示寬厚，召還，付以精兵，稔其愆也。後果估權，漸侵朝政。時鐘謨、魏岑、李德明二三小人，以奸佞獲幸，傾害忠良。建封上書歷詆數子之惡，庭諍喧話，請盡誅竄，進用公直。璟大怒曰：「武臣既握重兵，復干預國政，如何可事主君耶？」流池州，道殺之。才死，鍾、魏等目見建封為祟，厲聲曰：「吾為國擊邪去惡，欲誅君輩以肅朝綱，嗣君反誅於我。今奉候諸君，共辨於陰。」晝夕隨之。岑等呼道士奏章告天，竟不能脫。不月餘，二子相繼卒。

嗣主璟幼有奇相，惟義主徐溫器之，曰：「此子殆非人臣相。」溫令即命同席，南向以坐之，曰：「徐氏無此孫。」溫自金陵迎吳王於迎鑾江，大閱水嬉，還至百家灣，向夕暴風忽起，舟人束手於駭浪中。溫四望無計，遂袒裼負璟於背，回語嬪御曰：「吾善游，不暇救爾輩，所保者此子爾。」言訖，風息，若神護。璟天姿高邁，始出閭，即就廬山瀑布前構書齋，為他日閒適之計。及迫於紹襲，遂舍為「開先精舍」。

吳武讓皇既殂於丹陽，其族屬尚居泰州廨舍。先主自受禪已還，未暇措置。迨殂，方囑付嗣君曰：「邦君皆楊氏所有，天地事物之變，偶移在我，然順逆之勢不常。吾所憫孤兒姪女僑寄殊鄉，令往泰州津斂楊族，安於京口，周瞻撫育，無令失所，男女婚嫁，悉資官給。」璟遺遺戒，遣園苑使尹延范具舟車調費，往泰般護。時王室在難，道路已亂。延范慮有他變，取子弟六十人皆殺之，惟載婦女以渡江。璟大怒，以延范腰斬，仍誅其族於市，以慰其冤。楊氏諸女二十餘人，選士族嫁之，奩匣閨橐，不失常度。

江南故國，每至暮冬，淮水淺涸，則分兵屯守，謂之把淺。時監軍吳延詔以為時平境安，當無事之際，虛費糧廩，亟令撤警。惟淮將劉仁贍熟練防淮之事，具啟以為不可。未幾，報周師以間者所誤，半夜猥至，郡人大恐。仁贍神氣閒暇，部分守禦，其堅如壁。周師斬間者於岸，卷兵遂退。

孫忌，高密人。孤貧好學，喜縱橫奇詭。時李先主輔政，忌謁之。口吃，與人初接，不能道寒溫，坐頃之際，詞辨鋒起，不拘名理。主憐其才，辟置門下。後過江與徐玠同贊禪代之事，擢拜學士，為中書舍人。宋齊丘排出舒州觀察使。州多黥隸兇人，曰歸化軍。忌因撫視不均，忽二卒白晝持刃求害於忌。賊由西門而入。忌坐東門，先見之，屏左右，厲聲揚袂招之曰：「吾在此。」賊已錯愕。謂賊曰：「爾輩殺吾未晚，大丈夫視死若歸，無名而死，然亦可惜。吾死，汝輩必不免，豈不少念所親負爾可罪、例殃其族乎？」因諭之禍福，賊漸留聽。又與之約曰：「吾解金帶助汝急奔，有追汝者，指天地神明為殛。」賊感其言，還帶而遁。其辨畫率類此。忌後擢拜，與馮延巳俱相。延巳丑其正，謂人曰：「可惜金盞玉杯盛狗屎。」後使北，周世宗不道甘言取悅於忌，問以江南虛實、兵甲糧廩。忌正色抗辭曰：「臣為陪臣，代主以觀天王，反以此鉤臣，臣肯背心賣國以苟富貴乎惟死以謝陛下爾！」世宗命斬之。將誅，南望再拜，遙辭其主，顧左右曰：「吾此一死，可羞千古佞臣賊之子顏，復何恨哉？」引頸迎刃。璟聞之，北面素服招魂，舉哀至慟，其痛幾絕。

李彥真為楚、海州刺史，吏事精敏，聲譽日益。後移壽春，惟務聚斂，不知紀極，列肆百業，盡收其利。古安豐塘溉田萬頃，壽陽賴之。彥真托濬濠為名，決塘以漲濠，濠滿塘竭，遂不復築。民田皆涸，無以供輿賦，盡賣之而去。彥真選上腴，賤價以市之。買足，再壅塘以蓄水。歲積巨億。一旦酷暑，彥真曉涼坐安輿行田，霆震暴起，黑霧入輿，卷彥真入杳冥中，食頃擲下，爛碎於地。俄又飛火環其舍，帑庾廩庫，淨無子遺，被焚者十餘人。大為兼併之戒。後主督縣吏取版籍，招舊主，復還之，以警天鑿。後子孫亦以禍敗。

晉王景遂，先主第三子。天資雍睦，美姿容，性和厚。讓皇殂於丹陽，遣送葬，望柩哀慟兩淚，觀者為之出涕。兄璟繼位，立為儲副，固讓不從，改字退夫以見志。接物得人歡心，喜與賓僚宴詠，投壺賦詩。好用美玉器，每以玉器行酒，客傳玩，惟贊善張

易乘醉抵於地曰：「輕人貴寶，殿下豈當至是耶？」坐客失色。景遂收容厚謝，撤以他器。嗣主遣易泛海使契丹，景遂手疏留之，曰：「朝中如易者幾希，宜朝夕左右。今泛不測之淵，投足黠虜，歸朝莫准。」嗣服，忽於空中揖讓。謂左右曰：「上帝詔許旌陽召吾偕往，須當行矣。」急入北堂，拜辭所生母，無疾坐亡。贈太傅，諡文成。

常夢錫，夙翔人。岐王李茂貞鎮，惟喜狗馬博塞，馳逐聲伎。夢錫抱學有才，雖為鄉里所重，以茂貞不禮儒術，故束書渡淮至廣陵，謁先主，辟置門下。洎受禪，遷侍御史。詞氣方毅，深識典故，擢為給事中，悉委機事。歷言宋、陳、馮、魏輩奸佞險詐，不宜置左右。主深然之。事垂舉而主殂，遂為群黨排擊，黜池州判官。起為禮部尚書，不復言事。自割地之後，公卿在坐，有言及大朝者，夢錫大笑曰：「君輩嘗言致君如堯、舜，何忽一旦自以大國為小朝，得地愧乎？」眾皆默歎。夢錫文章詩筆精贍合體，然懶於編收，故無文集。方與客坐，奄然而卒。前數日，謂所知曰：「齊丘、陳覺輩敗在朝夕，但恨不能延數日之命，俾吾目見。然先在泉下，俟數子之誅。」果卒不久，齊丘雉經於青陽，陳覺、李徵古殺於鄱陽道中。

宋齊丘，豫章人。天下喪亂，經籍道息。齊丘忿然力學，根古明道，宗經著書。鍾氏既亡，洪州兵亂，隨眾東下。先主為升州刺史，往依焉，大禮之。齊丘本字超回，歙人。江台符貽書侮之曰：「聞足下齊大聖以為名，超亞聖以為字。」齊丘慚，改字子嵩。先主深欲進用，為義父徐溫所惡，凡十年。溫卒，方用為平章事。遂樹朋黨，陰自封殖，狡險貪復，古今無之。不知命，無遠識，事三朝，惟延卜祝占相者數十輩置門下。傳云齊丘少夢乘龍上天，至垂老猶抱狂妄。及國家發難，尚欲因其讎以窺覬，時已年七十三矣。事敗，囚於家，繫土頓穿竇以給食，因而縊焉。平生無正娶，止以倡人為偶。亦封國，無子，以從子摩詰為嗣。

世宗既罷兵，使鍾謨以誠來諭曰：「吾與江南大義已定，固無他慮。然人命不保，江南無備已久，後之人將不汝容。可及吾之世，繕修城隍，分據要害，為子孫之計宜矣。」璟得命，乃修建康諸郡城池，毀者堅之，甲卒寡者補之。又議遷都，璟曰：「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，又在下流。吾今移都豫章，據上流而制根本，上策也。」群臣多不欲，遂葺洪州為南都。洪州雖為大藩，及為都邑，則迫隘丘坎，無所施力，群情不安之。下議來還，會疾作，殂於洪州，年四十六。

後主煜幼子，宣城郡公仲宣，後周氏所生。敏慧特異，眉目神采若圖畫，三歲能誦《孝經》及古雜文。煜置膝上，授之以數萬言。因作樂，盡別其節，宮中宴侍自然，知事親之禮，見士大夫揖讓進退，皆如成人。棲霞道者，異僧也，能知往事，自鍾山迎於大內，令嬪御抱出此兒見之，自能合爪於額。棲霞曰：「不祥之器也。此兒與陛下並後夙有深冤，以陛下積德，不能酷償，故為劫恩愛，賊托掖庭，割父母之肝腸。宜善養之而勿戀。」年五歲，忽自言曰：「兒不能久居，今將去矣。」因瞑目逝。周後在疾，聞之亦逝。煜悼痛傷悲，哽噎幾絕者數四，將赴井，救之獲免。

韓熙載才名遠聞，四方載金帛求為文章碑表如李邕焉，俸入賞賚，倍於他等。畜聲樂四十餘人，閒檢無制。往往時出外齋，與賓客生徒雜處。後主屢欲相之，但患其疏簡。既卒，愈痛之，謂近臣曰：「吾訖不得相熙載，今將贈以平章事，有此典故否？」或對曰：「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。」乃援此制，諡文靖。主遣人選葬隴，曰：「惟須山峰秀絕，靈仙勝境，或與古賢丘表相近，使為泉台雅游。」果選得梅鼎崗謝安墓側。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遺文，藏之書殿。

壽州節度使姚景，鍾離人。少賤，善事馬，郡刺史劉金收為廄奴。馬瘦瘠骨立者，景用唐刺史南卓養馬法，飭秣，爪剪，針烙，啖F，不數月，盡良馬。金暇日因至廄中，值景熟寢，二赤蛇長不及尺，戲景面上，金以杖叩脛，驚之，遽入其鼻。金因奇待，引為親事。小心厚重，以女妻之。積勞為裨將。李先主昇重其為人，使鎮壽州。景無他技能，但廉畏有守。先是，屬郡苦於供億，刺史廳廡間置一巨匱，俾吏投銀於中，滿則易之，謂之鎮廳匱，任內三易之，習以為常。景至，則首命去之。取與有度，諸郡頗樂。後至使相，八十三卒於位。何必讀書乎！

建州老僧卓岩明，戒檢清潔，精持無怠，徒眾甚盛。其日右重瞳，垂手過膝，岩明自厭之，謂其徒曰：「此吾宿世冤業，有此異相，必為身累，出家兒安用此為？」及江南收建州，以上將祖全思、查文徽率眾襲建，師夜出，隔水而戰。陣酣，文徽潛師以出，繼之以輕銳，腹背夾擊，建人大敗，逾城而遁，保建安。及歸，無主，內臣李弘義者，以岩明有重瞳之異，可立為主，遂推戴為建安主。岩明笑謂眾曰：「檀越何誤耶吾修真斷妄，觀身如夢。君雖推我，奈無統御之術。」果為李弘義所殺，義自稱留後。

虔州妖賊張遇賢，循州縣小吏也。縣村有神降於民，與人交語，不見其形，言禍福輒中，民競依之。遇賢因置香果於神。神謂眾曰：「張遇賢是第十八尊羅漢，可留事我。」遇賢親聞之，遂留其家，奉事甚謹。既而群盜大起，無所統一，乃禱於神，求當為主者，曰：「張遇賢當為汝主。」眾因推為中天八國王，改年為長樂，辟置百官。神曰：「汝輩可度嶺取虔。」群賊奉遇賢襲南康，虔州節度使賈浩始甚輕之，殊不設備，賊眾蟻聚，遂至十萬。遇賢自擇岩際，據白雲洞造宮室。群劫四出，攻掠無度。李主璟遣都虞候嚴思討之，邊鎬監軍，璟諭鎬曰：「蜂蟻空恃妖幻，中無英雄，至則可擒。」果至，連敗其眾。遇賢日窘，告神，神曰：「吾力謝福衰，庇汝不及，善自為處。」遂執之，斬於建康市。

徐常侍鉉仕江南日，當直澄心堂。每補入直，至飛虹橋，馬留不進，裂鞍繼轡，極之流血，掣韁卻立。鉉寓書於杭州沙門贊寧。答曰：「下必有海馬骨，水火俱不能毀，惟漚之腐糟隨毀者乃是。」鉉斲之，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，上脛可長五尺，膝而下長三尺，腦骨若段柱。積薪焚之，三日不動，以腐糟才漚之，遂爛焉。

建隆二年十月，賜近臣冬服。有司言：「累代故事，上賜將相、學士、諸軍大校。」太祖曰：「不賜百官，甚無謂也，宜亦賜之。」自是文武常參官悉賜春衣自此始。

景祐末，元昊叛，夏鄭公出鎮長安，梅送詩云：「亞夫金鼓從天落，韓信旌旗背水陳。」是時詩甚多，獨刻此於石。

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，常慕白樂天體，故其語多得於容易。嘗有一聯云：「有祿肥妻子，無恩及吏民。」有戲之者云：「通日通衢過一輕駟車，載極重而羸牛甚苦，豈非足下妻子乎？」聞者傳以為笑。

吳僧贊寧，國初為僧錄，辭辯縱橫，人莫能屈。時有安漸鴻者，文詞雋敏，尤好嘲詠，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，鴻漸指而嘲曰：「鄭都官不愛之徒，時時作隊。」贊寧應聲曰：「秦始皇未坑之輩，往往成群。」皆善捷對。